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珍藏版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农民们

Nongmingmen

—1924年获奖—

[波兰] 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

Ladislav Stanislas Reymont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们/(波)莱蒙特著;李斯等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6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ISBN 978—7-5387-2164-5

I. 农... II. ①莱... ②李... III. 长篇小说—波兰—现代 IV. 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5964 号

诺贝尔文学奖文集

出品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陈 琛
责任编辑	陈 琛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0431—86012961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北京潮运印刷厂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1/16
字 数	608 千字
印 张	30.5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38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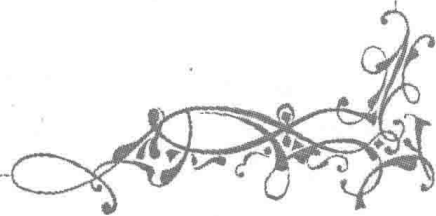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得奖评语

Collected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由于他成功地写出了民族史诗
《农民们》。”



莱蒙特和《农民们》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由于1924年官方未举行颁奖仪式，所以也没有颁奖辞，改由霍尔斯陶穆先生为莱蒙特的得奖作品《农民们》撰写的这篇论文代替。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
霍尔斯陶穆

这本富于想像力的波兰小说是从自然主义的观点落笔的，文体也直接学自左拉，尤其是受左拉小说《大地》的刺激，但作者对这本书并不崇拜，而是愤慨。这本书对社会各阶层的描写非常刻板、粗糙而不实，但书中的故事却正是莱蒙特最熟悉而珍惜的经历。对各种生活的了解，莱蒙特都靠亲身体验，不像左拉只凭草率的新闻资料研判，去下主观的结论，他追求的是未经理论曲解过的真实。尽管如此，他的实证作风最早还是源于左拉的影响，《农民们》（1904~1909）中，左拉的影子隐约可见。它反映现实环境里的群体生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笔法上脱胎于自然主义，但体制上却是史诗的格局。

对现代人而言，从叙事作品中辨识史诗的条件是：完整的体裁、和谐而一贯的格局，以及统筹全局的气象，更重要的，还得描写受苦与奋斗的故事。在一种概念式的体裁下要表现这么多的特色，全靠我们的灵思感应，否则不易成功。原则上，动荡的情节和人物的奋斗要一步步推展开来，使它们像相激相逐的浪花，活跃于平静的文字藩篱之外，情节务必切题而不流于感伤的俗套；布局则必须明确、明亮而开阔，使出场人物都能各展所长；同时，诗的统一与和谐不可忽视。

因为现实与理想的悬殊所造成的绝望，一定要避免——史诗人物本来就不应该怕苦畏难的。另外，人物再怎么样也不可以像遭遇大难的人那样失魂落魄，他们应该随时精神焕发、生龙活虎，齐心向目标挺进。出场人物不论崇高磊落或猥琐卑微，都应该逼真生动。

这些条件，莱蒙特的《农民们》都具备了。衡情度理，现代文学是不容易在这种文体里寻求发展的，但“农人”的题材却适应了这种文体的需要。既然钟情于这种文体，作者便兢兢业业、毫不马虎，这便是本书值得推崇的地方。

作者笔下的波兰农人纯朴、率真，颇具原始面貌，这些正是史诗人物必备的条件；然而，为了特意迎合这种崇高的文体，相对的缺点也就不可避免了。这些人物很少有鲜明的个性，即使部分有值得发挥的地方，作者也都写得很含蓄。这些人物的英雄形象表现在自律和责任上，在集体意识的笼罩下，个人思想并不十分突出。全书中，我们所看到的生命

意识是村人对共同土地的维护，而非对私人财产的偏心。至于妇女的刻画，也并没有很特殊的意义，像汉卡的殷勤柔顺，都只是村人共有的责任感之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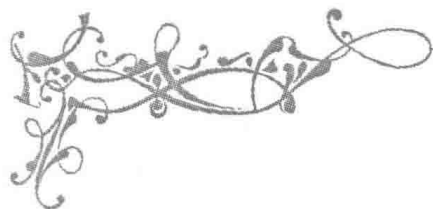
在这块流水萦绕的低地上生存的农人，似乎也没有什么明确和冷静的道德准绳，他们像风中的芦苇，风吹来就低头，火来时就燃烧，热情所及，难以自制。远古以来，他们就不得不和那些占有这块土地的人争斗，因为这是他们生命的凭依。等到有一天，外来的主人给他们耕作，却不给他们主权时，他们一度也会消沉而认命，可是在不可避免的焦虑中，却也会采取强硬的手段，但他们的手段并不足以争回自己的面子——他们的面子里是含有一点虚荣心的，这种虚荣心脆弱得支撑不住人性的尊严。说来，他们的举止实在和小孩子一样天真——他们原本就是率直而敏感的一群，也因为这种性格，才使得故事更有趣。另外，这些人强烈的想像力很让我们好奇，这种想像力成为他们贫穷而脆弱的生活中的一扇窗子，能闪现出温婉而美好的梦境。

书中，作者巧妙地安排了一座值得他们去爱、去奉献和尊敬的教堂，使他们有了救赎和再生的希望，这些，使全篇充满诗的气氛。

美中不足的是，他没有在书中显露史诗英雄所需要的光华。这种题材想提供特殊的英雄造型，本是不太容易的。书中人物的英雄气概只有表现在他们对土地那份深刻的执著上，土地给了他们生命，也提供了大自然的力量，作为挑战的对象。就全书的章法而言，史诗的气象是无可争议的，它用秋、冬、春、夏等季节的对立和均衡来暗示对生命的礼赞，当岁月在人世的浮沉里流逝的时候，这些现象在我们的心灵里仍然是历久弥新的——类似的情节不断在重复，每次重复都有它特殊的意义。

这本小说由于情节繁琐，很容易流于沉闷或单调，由于作者手法高明，不断在题材上寻求突破与变化，才使其得以保持清新的格调、色彩的均衡与周全，维持了风格的统一；而个性的塑造，也都能在特定的情节中发挥作用，生动的写实精神，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的话，女主角雅歌娜是个例外，她的造型比较富于象征意味，但这个象征也只是诗篇的必然设计。本质上，这是一篇描写波兰乡土和农村妇女的杰作，所有自然界的魔力、农人盲目的工作欲、温驯和想像力、美的渴求，加上些微的懒散，一切正面和反面，一切繁华醉人的和种种被乱世糟蹋了的美德，都毫不保留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她既是农人各种缺陷的化身，也是人性中多姿而光辉的代表，她简直是书中的悲剧女主角了——书中的悲剧气氛经营，作者是没有丝毫放松过的。

总而言之，这部史诗型的小说是由高妙的艺术手法写成的，它是那么有力、那么真实，所以我们敢于肯定它的长久价值，不论在波兰文学，或在所有想像性的作品范畴内，都会留下优秀而值得纪念的典型。



上 卷

Collections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上卷

莱蒙特和《农民们》 1

第一部 秋季 1

第二部 冬季 1 1 1

下卷

第三部 春季 2 2 5

第四部 夏季 3 5 9

莱蒙特作品年表 4 7 7

第一部 秋季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1

“赞美耶稣基督！”

“永远永远——什么，我的好爱嘉莎，你现在要到什么地方去流浪？”

“到外面的世界，神父，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她说，手杖由东向西挥了一下。

神父的目光不知不觉转到那个方向，面对西天眩人的太阳，却把眼睛给闭上了。然后他压低嗓门，用稍带犹豫的口吻说：

“是克伦巴一家人赶你出门，还是你们斗嘴了？”

她略微挺胸，先看看四周空旷的秋原和果园环绕的村庄，才开口回话。

“不，他们没赶我出门……怎么会呢？他们是好人，又是我的近亲。至于说斗嘴，没那回事。”

“我自己觉得该离开，如此而已。‘宁愿跳入深渊，不能挡别人的车道’……所以我得离开，这里没有活儿给我干。冬天快到了，那又如何呢？我不干活儿赚饭吃，能叫他们供我吃供我住吗？何况他们的小牛刚断奶，小鹅晚上也得歇在屋内，因为天气渐渐冷了。我得让出空间，唉，畜生也是上帝创造的……不过他们是好人。夏天他们至少收留我，不吝惜给我一处屋角和一口粮食……冬天我就到外面的世界，求人施舍……我所需不多，那一点东西好心人会赏给我的。加上主耶稣的帮助，我可以捱到春天，而且还可以存下一点钱粮。当然，甜蜜仁慈的耶稣不会遗弃他可怜的子民的。”

神父用坚决的口吻向她保证：“不，不会的。”并静静塞一枚小银币给她。

“谢谢，谢谢，上帝保佑神父！”

她深深鞠躬，颤抖的脑袋垂在他膝前，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面颊滴下，多皱的老脸宛如新犁过的秋田。

神父觉得心慌意乱。

“走吧，上帝保佑你一路顺风。”他结结巴巴地说着，扶她起来。

她以战栗的双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抓稳头陀袋和尖头拐杖，沿着车印很深的大路走向森林，不时回头看看村子。正在挖马铃薯的田地，以及麦梗上低飘的多处牧人炊烟。

神父本来坐在一架犁田机的轮子上，现在又回去坐好，拿了一撮鼻烟，打开每日祈祷书来看；但他不时由红色字体间抬起双目，浏览秋日祥和的风景，或凝望湛蓝的天空，或瞥视推犁干活儿的长工。

他嚷道：“嘿，瓦勒！犁沟歪了！”并坐直起来，两匹健壮犁田灰马每走一步，他的目光都紧追不舍。

他再次低头看祈祷书，嘴唇喃喃嚅动，但是目光不知不觉又转向马儿，或者新畦里伸长嘴巴、小心翼翼跳动的一群乌鸦，每次鞭子一响，或者马儿转身，它们就飞起来，然后重重落在犁田机后方，在刚翻起的焦土块上磨磨尖喙。

“瓦勒，轻轻打一下右边的母马，它落后了。”

矫正之后，他笑着看它拉得均匀整整，两匹马走到路边，他跳起来拍拍它脖子——畜生把鼻子伸到他面前，怡然吸气，回报他的抚摸。

“嘿——达——啊”这时候瓦勒唱起歌来。他由田畦里拖出银晃晃的犁头，熟练地耸起犁田机，掉转马头，再把亮晶晶的犁铧插入田地。鞭子一响，马儿开始拖，最后横木又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它们继续走，犁过大片的土地，田地和马路呈直角，顺着斜坡下去，很像粗大麻的纺织品，一直斜向红黄果树叶之间若隐若现的低洼村舍。

时近秋末，但是天气还很暖和，叫人昏昏欲睡。太阳热烘烘的，高挂在西南方的森林上空，使灌木、梨树、甚至又干又硬的土块映出有力又清凉的阴影。

空气中满是说不出的香味和宁静感，最近收割过的田地上空布满金色的阳光，蔚蓝的天空零零落落浮着巨大的白云，宛如被风摧折的大雪块。

极目望去，下面是黄褐色的田野，构成一个巨大的盆地，由深蓝色的树林镶边，一条河流像阳光下闪烁的丝带，亮晶晶蜿蜒在两岸的赤杨和柳树之间，在村子里形成一个长圆的水塘，然后穿过丘陵中的裂缝往北流。小村庄在谷底，环湖而立，阳光照着果园的各种秋色。长长的垦殖地从村尾一直分布到森林边缘，灰色的田野间有羊肠小径，上面长些梨树和山楂树普遍的灰色零零落落夹杂着一块块开有香花的金黄色扁豆园，或者小溪的暗银色干河床；或白杨一行行耸立的沙路，直达山丘和树林。

神父静观这幅风景。不远处有一阵长长的牛叫，搅得乌鸦往上飞，斜飞到马铃薯采掘区，振动的黑影跟着掠过播种播到一半的田地。他用手半遮住眼睛，眺望阳光和森林的方向，看见一个小女孩向他走过来，用绳子牵着一头红色的大母牛，她走近说：“赞美耶稣基督！”想绕路来吻神父的手，但是母牛硬拖着她走，又哞哞低叫。

“你是不是要牵它上市场？”神父问她。

“不，只是到磨坊主那边去推磨。安静一点，你这瘟牛！你中了邪啦？”她气喘吁吁叫道，想控制牲口，但是它拖着她，双双消逝在一团尘烟里。

过了一会儿，沙路上有一个犹太拾荒人跋涉而来，手推一辆载满东西的矮车，不时地停下来喘气。

“摩什克，有什么消息？”神父嚷道。

“什么消息？对关心的人来说是好消息。赞美上帝！马铃薯很多，黑麦和卷心菜的收成都不错。有马铃薯、黑麦和卷心菜的人好极了。”他吻吻神父的袖子，调整手推车的背带，现在顺着缓坡下行，步履轻松多了。继他之后有个瞎眼的乞丐沿着路中央走来，脚步拖拖拉拉，扬起漫天的灰尘，用绳子牵一条胖狗来领路。接着一位小伙子拿着酒瓶从森林边走近，他看神父在路上，连忙躲开，抄田间小径走向村庄酒馆。

此外还有一位邻村的农夫要上磨坊，一位犹太女人赶一群鹅，都打这边经过。各自赞美上苍。神父跟他们说了几句好话，又用和善的目光看看他们，他们继续往前走。

现在太阳快下山了。神父站起来对瓦勒大声说：“你犁到桦树那边，然后收工回家。别把牲口累坏了。”

他走田间小径，低声念祷告辞，不时以深情又明亮的双眼环顾四周的景色。穿红衣服的农妇们在马铃薯采掘区干活儿，箩筐里的收成咕噜咕噜倒进板车。处处有人犁田，准备播种。犁过未耕的土地有一群花斑母牛在吃草。谷物的叶子已经萌芽，某些灰色的土地开始呈现红扑扑的色泽。细细修剪过的茶色草地上，白鹅像雪花般浮现。一头母牛在远处低叫。有人点了火，长长的蓝烟在麦田上空拖曳。另外一处地方有犁田机运转，后面跟着一团模糊的尘烟，落在山脚下。烟雾下有个光头赤脚的农夫宛如从云端出现，腰间缠一块装满谷粒的布，优哉游哉地走着，抓起一把又一把的谷粒，安详地撒遍大地，活像赐福给子民。他走到犁好的田地末端，掉头慢慢登上斜坡地平线，先浮出他的一头乱发，然后是双肩，最后全身都出现了，仍是那副庄严的姿态，将福佑的种子播撒在地面，把它当做神物——金色的种子呈半圆形落在他四周。

神父的脚步愈来愈悠闲，一会儿停下来喘口气，一会儿看看他的两匹灰马，一会儿凝视几位用石头砸大梨树的男孩。他们成群跑到他身边，双手背在后面，纷纷吻他祭司袍的袖子。

他摸摸孩子们的黄发，说了几句告诫的话：“当心别把树枝折断了，否则你们明年一颗梨都吃不到。”

有一个小孩胆子比别人大，他说：“我们不是用石头砸梨子，树上有红脚乌鸦的鸟巢。”

神父笑咪咪地走过去，很快就来到掘马铃薯的农人中。

“上帝保佑你们工作顺利！”

“愿上帝酬赏你！”他们齐声说着，都向他们爱戴的神父行吻手礼。

“我猜今年天主给我们大量的马铃薯。”他说着，将打开的鼻烟盒送到男人面前，他们恭恭敬敬地接受了，但是忍住不在他面前抽。

“是，马铃薯大得像猫头，而且每一株的产量都很多。”

“啊，那猪仔会涨价，你们都想抓几头来养。”

“已经够贵了。去年有猪瘟，我们甚至得到普鲁士去买。”

“是啊，是啊。你们在掘谁家的马铃薯？”

“噢，当然是波瑞纳家的。”

“我没看他跟你们一起掘，所以不敢确定。”

“爹跟我丈夫在森林那边。”

“噢，你在呀，汉卡，近况如何？”他转向一位头缠红巾的美少妇说。她满手泥巴走过来，用围裙包着脏手，抓起神父的大手来亲一下。

“我收获时节施洗的小男孩好吧？”

“上帝保佑神父。他健壮又活泼。”

“主与你们大家同在！”

“也跟神父同在！”

他向右走，墓地就在那边，靠近一条种满白杨的道路，展现在村子另一头。他们闷声目送他好一会儿，等他削瘦而略微弯曲的背影穿过矮石篱，进入黄黄红红的桦树和枫树叶遮掩的附属礼拜堂，他们才开口说话。

有一个女人说：“全世界找不到更好的人。”

“是啊，真的。”汉卡一面附和，一面将满箩筐的马铃薯倒在新田畦和干麦茎上的一个黄色薯堆里。“上级要把他调到城里去，爹跟社区长去求主教，他们才没调他走。挖呀，你们，挖呀，天快黑了，田地也快掘完了。”

他们又默默干活儿。四处只听见锄头嘎吱嘎吱挖着硬土的声音，不时夹着钢铁敲打石头的声音。

干活的人不到二十个，大部分是老太婆和长工。不远处架着两副交叉杆，两个婴儿裹在襁褓中，正在吊床里摇来摇去，偶尔哇哇哭几声

过了一会儿，雅固丝坦卡说：“哎，老太婆就这样出门流浪去了。”

“老太婆？谁？”安娜直起身子问她。

“谁，爱嘉莎老婆婆呀。”

“什么，去讨饭？”

“当然是去讨饭了，不，可不是去游山玩水。她替亲戚做苦工，侍候他们整个夏天，现在他们竟让她走——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明年春天她会回来，带回好几篮糖和茶，外加一点现款。噢，到时候他们会喜欢她，让她舒舒服服躺在床上，叫她不必干活儿，只管休息。噢，是的！他们会叫她‘阿姨’，把她的最后一文钱骗光。到了秋天，屋里又容不下她了——连走廊都没地方，甚至连猪舍都没有地方。唉，这些吸血的亲人！这些没有人性的畜生！”

雅固丝坦卡说时，情绪激动，脸色发青。

有位歪脸的老员工说：“你看，俗语说得真对：‘寒风老是对着穷人吹’。”

汉卡连忙打断他的话：“喏，好乡亲，挖吧。”她不喜欢话题的方向。但是雅固丝坦卡耐不住沉默，马上抬头说：

“帕奇斯兄弟——他俩的年龄渐渐大了，头发稀稀的。”

另外一个女人插嘴说：“但他们还是未婚的单身汉。”

“这里也有很多女孩子一天天长大，或者被迫到别的地方帮佣！”

“但是他们有二十多英亩的田地，另外还有草地在磨坊那一头。”

“是啊，不过他们娘肯让他们娶亲吗？他们若结婚，她岂肯让他们分财产？”

“是啊，那谁来挤牛奶、洗洗涮涮、照顾田庄和猪仔呢？”

“他们得替母亲和雅歌娜管家。否则雅歌娜怎么能当大家闺秀？真是高尚的淑女，老是打扮、洗脸、照镜子，一天到晚梳头扎辫！”

雅固丝坦卡恶意冷笑说：“而且找人跟她同床——随便哪一个身体健康的年轻人都可以。”

“约瑟夫·班德赫派‘求婚代表’^①送伏特加酒到她家，但是她不肯嫁给他。”

“娇宠的疯丫头，该死！”

“老太婆也是，老是上教堂，照祈书祷告，哪儿有教区狂欢节^②，她就上哪儿！”

“她照理该算女巫。请问，谁害瓦夫瑞克的母牛不出奶？还有，啊，亚什克的小男孩偷了她家果园的梅子，她喃喃咒他几句，他不是马上患乱发病，手脚歪斜，身子萎缩？”

“噢，一个地方住有这种人，上帝怎么会赐福给大家呢？”

雅固丝坦卡说：“以前我还替我爹看牛的时候，大家常把这人赶走……是的，对她们没有害处，她们自有保护者。”然后，雅固丝坦卡力压低嗓门，斜睨了最前排猛挖猛掘的汉卡一眼，跟邻居们说起悄悄话：“头一个会保护她的就是汉卡的丈夫，他在雅歌娜后头跟来跟去，像一条狗似的。”

“行行好！拜托你闭嘴。你告诉我们好可怕的消息！哎！这是冒犯上苍，是罪孽！”长舌妇们低声对她说，并继续弯身掘马铃薯。

“难道只有他一个？噢，小伙子全都在追她，像猫儿追逐同类。”

“说真的，她很漂亮，丰满得像养分充足的小牡牛，面孔白得像乳膏，眼睛美得像亚麻花。而且很壮，很多男人还不如她壮哩。”

“她除了吃饭睡觉还做什么？难怪她长得标致。”

她们把箩筐里的东西倒在马铃薯堆上，沉默了好一段时间。后来话题转到其他方面，直到波瑞纳家的女儿幼姿卡从村子跑步穿过麦田，她们才闭上嘴巴。她跑过来，气喘吁吁，大老远叫道：

“汉卡，回家，母牛出了问题！”

① 两个男人到少女家，代表求婚的男方献上伏特加酒，女孩子若举杯祝福他，就等于相爱订婚了。

② 每个教区一年一度的地方性节日，上教堂的人可以尽情玩乐一番。

“我的天哪！哪一头母牛？”

“红白花。”

汉卡舒了一口气。“老天！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是我的牛。”

“怀特克刚刚才牵回家，森林管理员把他们赶出树林。它跑得太快——肚子太大了——在牛舍外面跌一跤。它不吃也不喝，只打滚和吼叫。老天爷！”

“爹回来没有？”

“不，还没有。噢，主啊！这么好的母牛！每次挤奶，它的乳量不止一加仑。噢，来一下，快！”

“好，马上来！”

她立刻由吊床般的布巾里抱起婴儿惶然走开，先前为工作而用围裙将衣裳卷塞到膝部，如今忘了放下来。她跟在幼姿卡后头，白皙的双腿在田地间忽隐忽现。

掘马铃薯的工人两腿夹着锄头做事，进度减慢不少，现在没有人催他们或者骂他们了。

太阳已落到西边，红艳艳的，仿佛因飞奔而发热，像一个大红球挂在又高又黑的森林顶端。暮色渐浓，摊在景物上空，映满田畦，躲在沟渠里，聚集在密林下，慢慢洒遍大地，抹去一切色泽，最后只剩树梢、教堂屋顶和尖塔发出壮丽的光彩。很多佣工已经拖着脚步回家了。

人声、马嘶、牛叫和车子的咔咔声愈来愈响，充满了宁静的夜空。不过，教堂的钟楼接着敲出奉告祈祷钟。一听到太钟宏亮的震荡，这些杂音都静下来，到处只听见人低声祈祷，像模糊的落叶声。

现在牧童又唱又嚷，纷纷把牛赶回家，乱糟糟一大群，沿路掀起好大的灰沙，尘雾中只偶尔看见粗壮的牛角和牛头。

羊也到处咩咩叫，一群雁儿飞离牧草地，隐没在西天的红光里，听到它们尖锐的啼叫，才知道它们正在飞。

“可惜红白花怀了小牛。”

“幸亏波瑞纳家并不穷。”

“损失这么好的牲口，还是很可惜。”

“波瑞纳没有太太，他的一切财产都由筛孔慢慢流失。”

“因为汉卡不会理家，你知道。”

“会，她会理家——为她自己。他们跟父亲住，只当自己是长工，每个人都留心由他手上刮来的东西。至于波瑞纳家的财产，让狗去看管吧！”

“幼姿卡是小孩，又什么都不懂，她怎么办呢？”

“啊，波瑞纳老头还不如把土地交给安提克，是不是？”

雅固丝坦卡热烈反驳说：“是啊，真的，然后靠他们给他的一小份津贴过日子？瓦夫瑞克，你年龄不轻，却是大傻瓜。嗨，嗨！波瑞纳还很壮，说不定会再娶。他若把一切财产交给儿女，才是笨驴呢。”

“他很壮，却超过六十岁了。”

“别担心，瓦夫瑞克，只要他开口求婚，哪一个女孩子都肯嫁他。”

“他已经死过两个太太了。”

“但愿他有机会安葬第三个，上帝保佑他！他活在世的时候，千万别给儿孙一块土地——不，一尺都不能给。臭尸！他们会给他很好的衣食，他们会的！逼他下田干活儿，不然就挨饿，不然就大老远去讨饭！是的，把你的财产移交给儿女吧，他们给你的钱只够买绳子上吊，或者在脖子上绑一个大石头！”

“好啦，天色渐渐黑了，该回家啰。”

“是啊，时间到了，太阳要下山了。”

于是他们赶快扛起锄头，拿着箩筐和饭菜桶排成一行走上小径，雅固丝坦卡老是出言跟自己

和别人家的儿女作对。

有个女孩子顺着同一方向回家，不过走的是另一条小径，赶一头母猪和几头小猪，用尖嗓门唱道：

噢，不要走近篷车，
也不要玩车轴，
更别让小伙子吻你
无论他说什么！

“听那白痴乱叫乱嚷，活像被人生生剥皮似的！”

2

这时候，很多人挤在波瑞纳家的院子里，院子三面环着农舍，另外一面以果园和道路隔开。红白花母牛躺在牛舍前的肥料堆上打滚，几个女人纷纷提出意见，讶然望着大母牛。

一条两侧有脱毛斑块的老跛狗不时闻闻母牛，汪汪吠几声，不时又跑到围墙边，将爬墙偷看院内情景的男童和女童赶回路面去，一会儿却又走近躺在木屋附近的母猪，它正在喂四头小白猪吃奶，并轻轻哼叫。

汉卡到家，直接跑去看母牛，立刻着手摸它的面部和脑袋。

“可怜，可怜的红白花！”她泪流满面，哀叹好几声。

不时有女人推荐一种牛病的新药方。她们一会儿灌它盐水，一会儿从它下垂的乳房挤出黄乳。有个人建议用乳浆泡肥皂给它喝，另外一个人建议放血。但是这些万灵药对母牛都不灵光。它偶尔抬头，仿佛求助似的哞哞叫几声，眼白略呈粉红色的美丽大眼睛渐渐模糊不清。然后，它疼得筋疲力尽，垂下牛角和脑袋，伸出舌头来舔汉卡的手。

有个女人建议说：“安布罗斯帮不上忙吗？”

“是啊，是啊，他对病症懂得很多。”

“幼姿卡，跑去找他。他刚敲过奉告祈祷钟，可能在教堂附近。老天！爹回来不知道要气成什么样子！”汉卡啜泣说，“但是不能怪我们！”

接着她坐在牛舍的门槛上，敞开丰满的白色胸脯，喂哇哇哭叫的婴儿吃奶，同时用恐惧的目光望着受苦的牲畜，预料波瑞纳快回来了，不安地看看围墙那一端。

几分钟后，幼姿卡回来了，说安布罗斯马上到，他跟着踏进屋。他年近一百岁，只有一条腿，靠拐杖走路，身子却挺得像箭杆。他的面孔又干又皱，活像春天的马铃薯，刮得干干净净，却有几道伤疤，头发白得像牛奶，长发绺掉在额头，或者垂到双肩。他直接走到母牛前面，仔细端详。

他说：“喔喏！我看你们马上有鲜肉可吃了。”

幼西亚（即“幼姿卡”的正名）说：“噢，请你想办法让它复原！这头母牛身价超过三百兹

洛蒂①……何况又怀了小牛！帮帮忙！噢，老天！噢，老天！”

安布罗斯抽出一把小手术刀，在皮靴上磨一磨，向着天空看刀锋利不锋利，然后在红白花的肚子上割一下血管。没有鲜血往外喷，只有几滴发黑带泡沫的血水慢慢渗出来。

大家都站在附近，伸长脖子，凝神屏住呼吸。

他伤心地说：“太迟了！是的，这个可怜的牲口快要断气了。一定是牛瘟或类似的毛病。一看不对劲，你们就该马上派人去找我。这些女人！脾气暴躁，只会哭，该想办法的时候，她们只咩咩乱叫。一群母羊！”

他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再度看母牛的眼睛和舌头，血淋淋的双手在光滑的牛皮上擦一擦，转身要走。

“我不为它敲丧钟，相反的，你们的锅盆会咣啷响。”

“爹和安提克回来了！”幼姿卡连忙去接他们，这时候水塘那一端传来隆隆的车声，一辆长形的板车出现了，映着落日夕阳的红光，暗蒙蒙逼近。

她嚷道：“爹，爹！红白花快要死了。”他刚绕过水塘，安提克已经在后面下车，他们车上载的松树很长，不得不扶着。

“别胡说八道，浪费口舌。”他抽打马儿，咆哮说。

“安布罗斯为它放血没有效。灌它喝融腊也没有效。吃盐一点用都没有，一定是牛瘟。怀特克说林务官赶他们离开树丛，红白花突然躺在地上哀叫，所以他把牛牵回家。”

“红白花，我们最好的母牛！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样照顾它，恶魔叫你们下地狱！”

他把缰绳丢给儿子，手拿皮鞭跑过来。

女人纷纷退开。牛童怀特克刚才始终安安静静在屋里屋外做事情，现在吓得躲进花园。连汉卡都站在门槛上，困惑又悲哀。

波瑞纳老头盯着母牛好久，才嚷道：

“是的，它完了，全是她们害的！臭母狗！吃东西一叫就来，叫她们留神看家——休想！这么好的牲口！人只要一出门，家里就出灾祸。”

汉卡喃喃辩解说：“但是我一下午都在外面掘马铃薯呀。”

他气冲冲转向她。“你！你可曾留心事情对不对劲？你可曾在乎我的东西？这样的母牛不好找，是的，连贵族领地的田庄都找不到！”

他继续哀叹了一段时间，观察着母牛，想叫它站起来，又检查它的嘴巴。它呼吸沉重，喉咙有嘎嘎声，血液已不再流动，结成渣滓般的黑色硬块。

“怎么办呢？得把它杀掉，我至少要保住杀牛的一点利润。”

他下定决心，便走进谷仓拿镰刀，先用牛舍屋檐下的磨石磨几下，再脱掉大衣，卷起衣袖，着手做无情的苦差。

红白花好像知道死亡近在眼前，抬起沉重的脑袋，幽幽哀叫，喉咙被割了一刀，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汉卡和幼姿卡开始流眼泪。它的四肢抽搐了一两下。

老狗去舔渐渐凝结的血污。

安提克刚刚进来，怒骂哭哭啼啼的妻子：

“笨瓜，你有什么好哭的？爹的母牛是爹的损失，不是我们的损失！”

牛童怀特克把马儿牵到马厩，安提克动手卸马具。

波瑞纳老头在井边洗手，问他：“马铃薯的收成好不好？”

他答道：“怎么不好呢？二十袋左右。”

“今天得搬进屋。”

安提克说：“那你自己搬。我累得半死，想睡觉。右边的马有一只前腿也跛了。”

① “兹洛蒂”为波兰硬币，以前约等于美金七分钱。

“幼姿卡，去叫库巴别再掘了。让他套上小母马，代替右边那一匹，今天把马铃薯运回家。可能会下雨。”

波瑞纳气愤和屈辱不堪。他时时去看被宰的母牛，气冲冲咒骂几句。然后大步走过院子，探视牛舍、谷仓和所有的棚舍，因遭受损失而心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怀特克！怀特克！”他终于吼道，并解下腰间的宽皮带。但是怀特克没有答腔。

邻舍们都不见了，觉得他会为大损失而伤心，说不定会动手打人，而波瑞纳绝非不爱打架的人物。不过，他今天只咒骂而已。

他走向住屋隔着敞开的窗户叫道：“汉卡，弄点东西给我们吃。”然后走进自己的住处。

这栋房子是一般的农宅，由一条很宽的走道隔成两部分。后半部向着院子，四扇前窗则面向果园和道路。波瑞纳老头和女儿幼姿卡住在靠果园的那一边，安提克和妻儿住在另一侧，牧童和长工则睡在马厩里。

屋里现在暗蒙蒙的，因为窗户小，有屋檐挡着，加之前面有果树，光线不容易透进来。只见白墙上挂的一排排圣像的玻璃罩子明晃晃的。房间虽大，因为天花板低，有大横梁支撑着，又塞满各式家具，所以看起来显得小多了，只有靠走道那扇墙的屋檐形大壁炉四周有一点活动的空间。

波瑞纳老头脱下靴子，走进一间朦胧的凹室，把门关上了。他拉开一扇小玻璃窗的遮帘，小凹室立刻映满血红色的落日余晖。

这是一间小小的杂物房，堆满家用品。屋里钉了不少横竿，挂着许多条子布和波兰农夫穿的长外套，屋内有几堆灰色的纺纱线、脏兮兮卷成一捆捆的羊毛和一袋袋的羽毛。他拿起一件白色的农民长外衣和一条大红的皮带，然后在几个装满谷物的盆子里摸了好半天，也摸过屋角的一堆杂物下方——那儿乱糟糟堆着皮革和铁器。但是，他听见汉卡在隔壁房间里，连忙放下遮帘，又在谷物盆中摸索。

他的晚餐是一大锅肥肥的咸肉炖卷心菜，如今热腾腾搁在窗下的一张工作台上。菜香和旁边一大盘炒蛋的香味在空中融合成一体。

“今天早晨怀特克把牛牵到什么地方？”他边问边切一条大筛子般尺寸的面包。

“到贵族领地的小树丛，林务官赶他们走。”

“腐尸！是他们害死了红白花母牛。”

“是啊，它跑得太累太热，体内某一个器官发炎了。”

“这些乞食狗！我们有权利到那边放牛吃草。白纸黑字，用大得像公牛的字迹写得清清楚楚。但是他们老赶我们走，说我们没有权利到那儿。”

“他们这样对付过别人。他们会痛打瓦勒的孩子。”

“啊！我要上法庭，不然就去找官厅委员。若论它的身价，值三百兹洛蒂呢。”

汉卡说：“当然，当然。”她看公公对她的怒气减退了，不觉松一口气。

“告诉安提克，他们一载马铃薯进来，马上照料母牛——剥下牛皮，把肉切好。我到社区长家回来再帮忙弄。把臀肉挂在屋椽上，别让狗和害虫、害兽吃到。”

他吃完晚餐，起身换衣服准备拜望社区长，但是他觉得昏沉沉，很想睡觉，就倒在床上打个盹儿。

汉卡把餐具清开，不时到窗口偷看安提克，他正在屋前的门廊上吃晚餐。他斯斯文文地坐着，和大盘子隔着一段距离，一汤匙一汤匙在下吞，用力却懒洋洋刮着盘边。他不时望望水塘那一头，塘水亮晶晶呈现紫色和金色的涟漪，在夕阳下泛出珠光。一群大鹅像白云绕着彩虹，尖喙叽哩咕噜喷出一道道血红色的水珠。

村子里生趣盎然，挤了不少人。水塘两端的路上尘土飞扬，板车吱吱响，几只哞哞叫的牛立在及膝的塘水中，优哉游哉地喝水，抬起笨重的脑袋，水滴由下颌慢慢往下淌，像一串串蛋白石。这时候另一头有洗衣妇忙着工作，手上的衣槌大声敲着她们捶洗的衣物。

“安提克，拜托替我劈柴，我自己劈不动。”他太太怯生生说。这个男人动不动就骂她——不，甚至还打她哩。

他不答腔，假装没听见。她不敢再求他，自己去砍些她劈得动的木柴片。而他做了一天苦工，疲乏又郁闷，坐着眺望水塘另一端，那边有一栋大房子，白墙和窗户反射落日余光，看来很耀眼。一道石篱围着花园，墙上有几丛天竺牡丹随风款摆，在白墙背景的衬托下十分醒目，屋前有个高高的人影从果树下穿过，消失在走道中，看不出是谁。

安提克坐在门廊上，听见父亲的鼾声，狠狠咆哮几句。“老爷睡觉；你呀，长工，继续苦干，继续苦干吧！”

他又走到院子里，看那头母牛。

他对太太说：“是爹的母牛，但我们也有损失。”她已经劈柴去了，并走到库巴现在开回来的板车旁边。

“地窖还没准备放马铃薯，我们得随便倒在打谷场上。”

“但是爹说你得剥牛皮，在打谷场上肢解，由库巴帮你的忙。”

库巴用力推开谷仓的门，咕哝道：“牛身和马铃薯都放得下。”

安提克说：“我不是屠宰场的工人，竟叫我剥牛皮！”

大家不再说话，马铃薯在谷仓地板上咕咚咕咚响。

太阳下山了，但是血红和金色的余晖还模模糊糊映在池塘里，安静的水面微微抖动，泛出红色的闪光。

不久整座村庄化为黑影，落入秋夜的沉寂中。房子似乎变小了，仿佛沉到地下，或者融进上面如梦如幻的树梢，或者跟四周的灰篱融成一体。安提克和库巴正在扛马铃薯。汉卡和幼姿卡忙着做家务，赶鹅回家，或者给呼噜噜到走廊来求食的阉猪喂饲料。接下来母牛要挤奶。怀特克刚由牧草地带它们回来，在它们前面的饲料架放一点干草，挤奶时它们才肯安安静静。

幼姿卡刚开始挤第一头母牛，怀特克用颤抖的嗓门低声问她：“幼姿卡，老爷是不是很生气？”

“噢，主啊！是啊！他有意打你一顿。”她一面说，一面把脸转向光亮处，并伸出小手，因为母牛被苍蝇叮得难受，猛挥尾巴，扫了她一记。

“林务官赶我们走，能怪我吗？他本来也要打我，但是我逃开了。母牛躺在地上哀哀叫，所以我牵它回来。”

他不再说话，但是她听见他静静吸气和呜咽。

“怀特克！你哭声像小牛。别哭嘛！爹是第一次打你吗？”

“说真的，不是，但我受不了挨揍的滋味，我始终很怕。”

“真蠢！这么大的块头，怕挨打？不过我会向爹说明一切。”

“真的，幼姿卡？”他欢呼道。

“我会的，怀特克，别再害怕了！”

“你若肯，那我有一只小鸟要送给你。”他高高兴兴耳语说，并从怀里掏出一个奇妙的玩具，“看它怎么走法，全自动！”

他把玩具放在门槛上上发条。鸟儿举起长腿，摇摇头，开始走路。

“噢，主啊！是一只鹤！走路简直像活鸟！”她讶然惊叫，把牛奶桶摆在一边，蹲下来看得神魂颠倒。

“噢，你做得出来，真聪明！是自动的，是不是？”

“全自动，幼姿卡，我只用这根木楔上发条。看！它大摇大摆，像一个吃完正餐的绅士！”他将玩具掉过头。鸟儿举起长腿，威风得叫人发笑，大摇大摆走着，脖子前后摇晃。

他们俩都笑了，觉得这些动作很好玩。幼姿卡不时用敬佩的眼光看看放牛的孩子。

突然间，波瑞纳提高嗓门，在门外叫幼姿卡。